



“黄金在天空舞蹈”

——诗歌翻译家汪剑钊先生访谈

特别关注

汪剑钊,诗人、翻译家、评论家,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中俄文字之交》、《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阿赫玛托娃传》等,译著《订婚的玫瑰——俄国象征派诗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俄罗斯的命运》、《曼杰什坦姆诗全集》等。2015年获得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并来慈溪讲学。

□俞妍 寒寒

您认为诗歌是什么？

你问诗歌是什么?我要试着反问一句:人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但其实要准确地说出人的本质,还是挺困难的。不过,即便我们无法给人下定义,我们都知道人是什么,不会跟其它动物混淆在一起。所以,读者还是能够凭借经验把诗歌跟其他文学体裁区分开来的。当然,诗歌肯定有一些内在的元素和规律。首先,分行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则。我曾经做过一个尝试,把林徽因的一首诗分别用散文和诗歌的方式展现,发现人们对它的阅读期待就不一样。分行之后,诗歌的节奏和音乐性就愈加明显地呈现出来了。其次,就是语言问题,在我看来,诗歌就是用最经济的文字传递出最大量信息的一种艺术文体。诗人在高浓缩的文字中,用隐喻、象征、意识流、蒙太奇、反讽等手法传达自己的对世界、对人与事的看法和感受。分布于诗的词应是内敛并隐秘地呈放射状的。另外,关于你的这个问题,我还可以借用日本诗人高桥睦郎的一句话作答。他说:“我不知道诗歌是什么,所以我写诗。”这句话实际强调的是诗的探索性。世界上有很多未知的、神秘的存在,它对人的认知力构成某种挑战。因此,诗人要借助诗歌的形式来进行探索。

作为一位诗歌翻译家,以您多年从事翻译的经验来看,俄语和汉语有何不同?怎样看待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俄语和汉语的差距非常大。首先,汉语是方块字,保留着形声、象形、会意等元素;俄语是拼音文字。它们在外在形态上就有差异。差异性更大的是语法结构。俄语有变格变位的性质,这意味着它的词序并不十分重要。比如,中文说“我爱你”,词序调换一下,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但俄语中,“我”、“你”、“爱”,放在任何位置,都不影响意思的表达。我可以列举出七种排列顺序,它的意思都没变,只是在语气上略有差别而已。这意味着,俄语诗人可以通过颠倒词序来押韵,以增强作品的音乐性。现在很多俄国诗人还在写格律诗,这个跟俄语特殊的语法有关。另外,俄语的语法体系中有很多从句套从句的现象,一个大段可能就仅仅是一个句子,这在中文里就非常少。这种语言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训练了俄国人较强的逻辑思维。汉语的字形和语法结构,培养了中国人的直觉和感悟能力。其实,象形、会意、指代,等等,本身也就是诗歌手段。

您既是诗人,又是诗歌翻译家,您的诗歌写作与诗歌翻译是否互相影响?

这个影响是肯定的。我年轻时尝试翻译,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写作找点借鉴而已,根本就没想过以后要当翻译家。一路走来,我翻译的名声远远超过我写作的名声。说到这个影响,它有利有弊。好的一面,是我读到了很多大师的作品,促使我朝着这些作品所竖起的标杆而努力。不利的地方则是,他们的作品给了我一种压迫感,或许就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我被笼罩在他们巨大的阴影中。此外,翻译工作也挤掉了我很多的写作时间。我的写作灵感,自身的某些创造性能量,相当一部分被消耗掉了。

您以精湛的中文表达和流畅的诗歌节奏,为中文读者提供了曼杰什坦姆的第一个诗歌全译本——《黄金在天空舞蹈》。您认为曼杰什坦姆的诗歌,体现了诗人什么样的写作气质和写作姿态?

曼杰什坦姆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诗人。1987年,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宣称,有几个诗人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该奖项,比如: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奥登,还有曼杰什坦姆。这是布罗茨基对曼杰什坦姆的定位。必须承认,曼杰什坦姆为整个俄罗斯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拓宽了普希金开创的那种诗歌传统,提供了不少经典性的文本。在创作风格上,他提倡新古典主义的写作,这

个古典主义当然不同于文学史上的法国古典主义,像布瓦洛、拉辛他们那种相对板滞、拘谨的东西。曼杰什坦姆是白银时代阿克梅派诗歌的主要成员,被阿赫玛托娃称之为“第一小提琴手”。这派诗人认为,诗歌要避免滥情和空洞的神秘主义,追求语言的精确性、描述的客观化,强调写作的具体可感性。在他看来,诗歌的细节至关重要,它们可以让被写的对象获得某种亲近感和生动性,细节的存在使宏大的诗歌建构拥有坚实的支撑。还值得一提的是,曼杰什坦姆对古代文明的重视,布罗茨基称赞他是人类“文明之子”。因为,曼杰什坦姆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学非常崇拜,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就是对这些经典文学的致敬,这可以说是他的一种写作姿态。关于曼杰什坦姆,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他对词的敏感。他发表过这么一个观点,对于诗歌写作者来说,词就像面包。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一看法。假如一个诗人缺乏对词的敏感,那是不可想象的。曼杰什坦姆认为,诗人可以找到两个相距遥远的词之间隐秘的联系。表面上看,两个词或许毫无关系,却通过诗人神奇的手,巧妙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给人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这大概就是曼杰什坦姆给后来的诗人以启发的东西。

袁可嘉诗歌奖对您的授奖词中说您“以诗译诗,在规则与自由之间注重诗感和意义的自然呈现,保证了所译俄语诗歌原有的高贵质地”,您是怎样达到这个高度的?

以诗译诗是我的主张。因为我们翻译界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优秀的诗歌在翻译的过程中,失去了诗的特质。比如有些译者外语水平很高,但是他们的中文表达和诗歌感受力不够。至于说所译诗歌保证了俄语诗歌原有的高贵质地,这是对我的鼓励,实际上也是我的目标,而不是我的成就。我在翻译界能有点薄名,主要还是得益于我的中文水平。倘若想从事翻译,提高中文水平和外语水平同样重要。

作为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的得主,您怎样评价袁可嘉的诗歌和诗歌翻译?

袁可嘉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他是全能型学者,在外国文学研究界有极高的威望,既从事理论研究,也做翻译,还进行原创性诗歌写作。作为后来者,我在这三方面也有尝试,可以说,我的生活与写作跟他的轨迹比较相似。他是我的标杆,我的楷模。我曾是他的同事。只是我1994年进入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时,他因年事已高而较少来单位了,我跟他见面并不多。印象较深的一次见面是在2000年12月。那时,外文所筹备给卞之琳先生做寿,袁先生作为学生特地从美国赶来。不幸的是,袁先生到香港时,卞之琳先生去世了,结果,原本的祝寿仪式变成了一场追思会。但是袁先生对老师的敬重,对师道的尊崇,很让我感动。数次见面,我都感觉到袁先生的厚道和质朴。关于袁先生的成就,他的诗歌和翻译已经得到公认,不用我多说了。但对于他的诗学理论,我感觉还不够重视。袁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新诗现代化”的概念,对当时新诗的问题有很细致的分析。袁先生对那些假大空的东西,表面上喊口号、实际上根本没有力量的东西很反感。他很敏锐地指出,这是感伤主义、伪浪漫主义,像头脑发烧一样的东西在起作用,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另一方面,就创作来说,袁先生的诗歌语言非常好。他在汉语表达上是有天赋的,善于制造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艾略特曾经表示,写诗需要“扭断语法的脖子”。袁先生有一句诗“当生命熟透为尘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熟透”本来是形容果子的,但他来形容人的生命,从而在“生命”和“熟透”找到一种关联,然后落脚到“尘埃”。本来生命跟尘埃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到了诗人这里,它的隐秘联系就显露了出来。袁先生用“熟透”作中间串联,找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外。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他的作品细读。



投稿邮箱:ljz@cnnb.com.cn

书市扫描

《梁晓声自述》

作者:梁晓声
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一版

本书是作者的自传体力作。第一部分收入追思父母的文章,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和点点滴滴的人生琐忆诠释了血液于水的人间大爱;第二部分以作者个人成长经历为主线,勾勒出他最完整的一张人生简历,记录了他六十多年来内心深处最难忘的家国记忆。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作者:[美]裴士鋒
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11月第一版

作者以17世纪的湖南隐士王夫之作为现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分析其打破传统窠臼的思想如何影响后来的湖南复兴运动,并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梳理出自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上下80年、纵横三代的湖南学者暨行动主义者的传统文化脉络。



《我们三代人》

作者:汤一介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

本书以三个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祖父、父亲以及作者自己的身世经历、人物关系、学术著述等内容,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与守望。



《看懂中国建筑第一本书》

作者:艺术大师编辑部
江苏美术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一版

本书收录了400座别具特色的经典中国建筑,囊括宫殿、寺庙、陵墓、园林、民居等所有重要的建筑类型和风格,其内涵绵延了华夏5000年文明发展史,成为您闲暇时全面了解和欣赏中国建筑的必备指南。



书讯由市新华书店提供
励开刚 执笔